

飘出心灵的歌声

田

永

昌

●上海《文艺报》文艺副刊副主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田永昌
从事创作活动三十余在
八本著作问世

●浓浓的抒情，哲理的思考
构成《飘出心灵的歌声》
大地之醉，回首往事，慨叹人生
都是作家的思索和探求
——那人之生命的价值和内涵
以及那人世间的真善美

●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写作
他将一直这样努力下去



1267

音乐-中国-当代

10024



上海浦东图书馆藏书



A20636100059032B

● 田永清

● 音乐出版社

飘出心灵的歌声

田永清

(沪)新登字 113 号

责任编辑：乐惟清

扉页题字：栗育民

封面设计：山 木

飘出心灵的歌声

田永昌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32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178 000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80510-933-8/I·332

定价：8.10 元

谨以此书

献给风风雨雨

跋涉在人生旅途上的

朋友们

——作者题首语

目 录

第一辑 人在旅途中

故乡的范公亭	3
金山寺里看法海	7
生祠镇上瞻岳庙	11
甘露寺沉思	15
方岩有座胡公庙	18
在李清照旧居	22
高邮湖上	25
到了“天尽头”	28
最忆是兰州	31
溪口游思	35
天下第九洞天	41
大“寿”下的歌	44
佛 街	47
我登祝融峰	50
心醉江堤	53
天 街	57

佘山很风景.....	61
看不尽的黄山松.....	64
绝顶好的灵栖洞.....	67
在教授之乡.....	72
赋溪石林一瞥.....	76

第二辑 往事不如烟

盼.....	81
破财保下来的书.....	85
我的做官的朋友们.....	95
“死”过多次以后.....	99
又到羊年.....	101
巍巍钢城入画来.....	104
秋天的梦黛.....	108
婚礼诗会.....	112
海上行.....	115
又上普陀山.....	120
忆当年，且莫当作笑话看.....	124
笔走大地起风雷.....	130
放风筝的时节.....	137
贝壳情.....	140
大家的风范.....	143
家被撬窃之后.....	145

第三辑 序跋与随笔

“苦海”无边.....	149
人在中年，为什么还写爱情诗.....	152

书名断想	154
母亲的眼睛	157
我和我的《名人进行曲》	159
第五条小龙	161
生命之泉的流响	166
《青州的传说》序	169
序《漂泊的红手镯》	172
有胆有情有文采	177
“煮”出来的文章	180
从心田开出的小花	184
胡永康和他的《金苹果》	188
小林一片景最怡	190
生活的馈赠	193
玉液琼浆葫芦里存	196

第四辑 人间真情在

为了我们的长城	201
脱下了“官”衣之后	209
飘出心灵的歌声	221
钱之五重奏	234
我写书记齐乃贵	248
后记	252

第 一 辑

人在旅途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故乡的范公亭

我的故乡是青州，范公亭就坐落在齐鲁大地上绿色的青州城里。风风雨雨，这亭的历史算来有近千年了吧。

提起范公亭，它的知名度就全国范围来讲，当然不如泰山、西湖等那么尽人皆知。但是，说起范仲淹这位宋代的官儿，在重修岳阳楼时撰写的那《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却是世代被人传颂的，并成为历代甚至今天做人的一条准则。宋仁宗皇祐二年，范仲淹以户部侍郎知青州，为当地的百姓做了许多的实事、好事。其中亲自汲水制药，为当地百姓解除流行的“红眼病”之苦，便是深得民心的一件。据说，当范仲淹正在为百姓汲水制药时，青州城西的南阳河畔忽喷泉水，清澈而甘甜，饮用、制药都极佳。众说这是范大人的恩德感动了上苍，于是将喷泉建井，叫做“醴泉”，后又改称“范公井”，并建亭取名“范公亭”。这泉水是否由于范仲淹的德行感动了上苍所致，那是另外一码事，但这井、这亭确实是从宋代一直保存至今的，这在历代的青州志书上是有据可查的。

记得还是孩子时，父亲就带我游过范公亭。那时还小，自然不懂得这亭是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大人所建的了，只是觉得这井、这亭挺好玩。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有《岳阳楼记》，老师又领我们游范公亭。记得就在亭子里，老师讲《岳阳楼记》的主题思想，解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刻含义。还说，凡是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都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对于我们这些虽没踏上社会但开始懂事的青年学生来说，那次游览范公亭，无疑就是接受以后怎么做人的生动教育了。离乡三十多载，后来虽也回过故乡，总是匆匆，太匆匆，加之从故乡的老屋到城里的范公亭有那么几十里路，就一直没有再游过了。不过，范公亭毕竟是我们这些在外的游子为之骄傲的。特别是不止一次地捧读《岳阳楼记》时，它便屹立在我的眼前。

今年秋深时节，乘在潍坊参加全国农民歌手邀请赛的机会，忙里偷闲，终于又游了一次范公亭。应当说，今天的范公亭已非昔日所能比，它比我过去看到的更美了。从潍坊驱车去青州，进入范公亭西路，映入眼帘的皆是飞檐流彩的仿古建筑。步入范公亭公园，古老的城墙根下，湖水如镜，垂柳依依，亭台楼阁，鸟语花香。旧日的南阳河流到这里，已被扩辟成了两万多平方米的洋溪湖；原来的范公亭已被扩建成了占地颇为可观的范公亭公园。只是，范公亭还是过去的老样子，那六角形的亭子造型依旧独具风格；那亭子顶端的圆孔依旧与亭子内的井泉上下相对；那迎面亭柱上镌刻的“井养无穷兆民允赖，泉源不竭奕世流芳”和那背面亭柱上的“四境著闻行所无事，千年遗址因其自然”等对联依旧展示着后人对范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品格的仰慕。还有这阔三尺、深一丈五尺的井，水依旧是那么清澈，掬起饮入口中，依旧是那么甘甜。

当初喝它时，还是“乳臭未干”的少年，历经许多载，而今已是年近半百，水依旧，亭依旧，不能不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我来到亭子的东头，这里建有三贤祠。三贤祠是范仲淹祠、欧阳修祠和富弼祠的统称，范祠居中。据史载，范祠是在范仲淹离青州后不久便建于此地的，欧阳祠和富祠原建于别处，明末时移于此处。过去不知为什么要将另外两祠也并迁此地，现在想来，欧阳公和富公任青州知府时，也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大概是集贤祠于一处，以加强说服力，启示后人吧。范公祠里有范仲淹头戴乌纱、右手轻捋长须的石膏塑像。塑得栩栩如生，令人肃然起敬。塑像的四周是描绘范仲淹生平的大型丙烯壁画，记得过去是没有的，一问，果然是前几年政府拨款重修范公亭时依据范公的生平及政绩新绘制的。这壁画有幼年发愤攻读的情景，也有为官后清正廉明，体察军情、民情，为军民分忧解难的内容；有在青州任职时“汲水制药”的生动描绘，也有撰写《岳阳楼记》时的思考神情，等等，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范仲淹的一生。到底今人比古人进了一步，想得比较周到些。游览了范公亭后，走进范公祠再观这壁画，对范公何以在青州为官时替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就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不是范公突发奇想，从壁画所描绘的内容看，这是贯穿在他的一生中的。

范公亭院里的唐代楸树、宋朝槐树依旧是那么叶茂枝繁，这些几个人方可合围的大树活了千年之久，是不是它的根须饮用着范公井下之泉才长寿的呢？不管怎么说，它们是和范公亭一起历经世代的忧患一直到今天的。树的四周多石碑，碑文皆为赞范公的。有了这浓荫如盖的大树，人们才得以坐

在树下赋诗寄怀。明代都御史陈凤梧的碑刻诗是这样写的：“阳溪溪畔一泓清，天衷先忧后乐情；惠政已占医国手，遗泉犹著活人名；熏风亭馆来山色，绿树城阙送鸟声；旋汲绉寒荐新茗，满腔凉思濯尘缨。”众多的碑文中，我觉得还是冯玉祥将军写得最好。冯将军是1934年5月畅游范公亭的，他挥笔写道：“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关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冯将军抗战有名，这碑文也颇有性格。碑文是留给别人和后人看的。当然，不同的时代赞颂范公都有自己不同的功利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此多的历代碑文保留了下来，不仅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而且也说明，对于范公提倡的“忧乐观”以及他本人的实践，凡是到过范公亭的人都是赞同的。通俗点说，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本来也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一种美德。

范公亭内的古迹还有许多，譬如清代顺治年间所建的后乐堂，民国初年在范公台侧建的澄清轩等等。一切的一切，不管是古时的，还是近代的，都突出着一种忧乐的意识。现在，经过青州市政府和园林部门的精心扩建，这种气氛更浓了。离别时，我站在范公台上，再一次环视这被湖水、绿树、鲜花拥抱着的范公亭，确实感到范仲淹是后乐的。我为故乡有这么一座范公亭而自豪。

(1990年10月)

金山寺里看法海

在濛濛细雨的夏日里，我踏进了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的庄严辉煌的金山寺。登上慈寿塔俯瞰大地，那苍翠欲滴的焦山、北固山，那千帆竞驶的扬子江，那如镜的鱼塘和拔地而起的远远近近的高楼农舍……真可谓镇江风物尽收眼底。

眼下的金山早已和陆地连成一片，但上溯到百多年前，这儿四周却是浩浩荡荡的江水呢。这就使人想起身怀六甲的白素贞和小青率领众水族“水漫金山”、“勇斗法海”，拼死相救许仙的情景。

情之所至，我不由轻声哼起了《白蛇传》中那段脍炙人口的西皮导板，“杀出了金山寺怒如烈火……法海贼无故起风波……”这是白素贞救许仙不成，杀出金山寺后，又恨又怒又怨从肺腑之中流出的血泪语言。我边哼边想，这老法海也真是的，人家白素贞和许仙结成百年之好，和你甚么相干呢！你在这金山寺做你的佛事，人家在那杭州居家度日，可你这个法海却偏要“横加干涉”，非要把人家活活拆散了不可。因此，从小时候看这出戏起，几

十年这么地看下来，对这个老法海可说是半点儿好感也没有。

我也记不得谁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事了，说是有个剧团到山区演《白蛇传》，当戏演到法海祭起金钵欲收禁白素贞时，突然不知从台下什么地方飞来一弹弓石子，恰好击在法海的头上，顿时血流满面，戏不得不中止。结果是“钵”未合，白娘子未被压在“雷锋塔”下，闹了个“人心大快”。这犹如战争年代里，演《白毛女》时，不就有战士看着看着提枪上台要枪决“黄世仁”一样吗！这是演戏，国人又偏爱动情，当真个的。对于法海来说，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人家婚姻，置人家于死地，引起人们的普遍仇怒，也就十分自然而且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戏毕竟是戏，金山寺也毕竟是金山寺。不过，金山寺这么地有名，这么地成为不仅是南方，而且在北方也妇孺皆知，除了寺的本身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建筑奇特、古迹众多外，不能不说又是和白娘子为救夫而“水漫金山”有关。因此，凡是到金山寺的游人，观瞻了寺院，听说这寺里有个法海洞，洞里真有个法海时，那是一定要去看看的，这也就好像到了杭州岳坟，非要看看长跪在那里的秦桧夫妇不可。我也是。只是我还想，把法海放在洞里，这大概就是人心，因为法海的名声实在太臭，不能让他见阳光的缘故吧。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错了。法海洞在金山寺内，走下慈寿塔后，不多远就看见洞口了。洞口上方书有“天地同庚”四个大字，旁边有关于法海的生平介绍。不看则已，细看下来，才知法海和人们印象中的大相径庭。法海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他是唐代宰相裴休之子，因裴休信奉佛教，便送子出家，取名法海。法海是和白蟒蛇斗过，那是他刚到金山时，这儿蛇蟒为害，满目荒凉，是他将盘踞洞中一白蟒斗败，驱白蟒入海后便

住在此洞中；法海还不仅于此，他在洞中住下后，边在洞中参禅修炼，边开山种田，修建早已破败的金山寺，是为金山寺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功德无量的唐僧。宋代张商英专门赋诗赞曰：“半间石室安禅地，盖代功名不易磨，白蟒化龙归海去，岩中留下老头陀。”后人便把这首诗作为对联悬挂洞中。我原来是准备像见到秦桧夫妇的跪像时那样“呸”上一声的。此时此刻，这“呸”字是无论如何也吐不出口了。这样一位为创建金山寺立下大功劳的僧人，这样一位为佛教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前人，只能是敬仰，怎能以唾沫相对呢。不过，实事求是说，多少年来，戏的影响是太深了，尽管看了介绍，尽管没吐唾沫，但脑海中那个面目可憎的老法海仍挥之不去，对洞中的法海当然也暂时好感不起来。

洞不大，且潮湿。法海的塑像端坐其中。我在法海的塑像前反复看了好久。这塑像系何年何月何人所塑不得而知，这法海双手放于膝前，头微低，不怒，不喜，只是沉思。塑像前似有跪垫，供人们参拜之用。这天，洞中游人颇多，却没见有人跪拜，塑像前似也有香案，这天也没见善男信女燃上一炷香。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头忽然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悲哀，这悲哀是替我原来憎恨的法海升起的。假如这洞中的法海真如历史的记载所说，不要说是为创建金山寺积下了这么多功德，就算是一个宰相的儿子、地道的“公子哥”，他能不依仗父亲的权势“弄个一官半职”、作威作福，而是跑到金山上，常年居住于潮湿阴暗的洞中，也够令人折服的了。可是，这么些年来，法海一直背着一口“大黑锅”，一直遭妇孺老幼唾骂，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悲哀吗？我想，如是当今，有哪位作家写了某某作品中的坏人像谁，哪怕只有一点点儿影子，那就非“对簿公堂”、告他个“诽谤罪”不可。就是古代的潘金莲、武大郎、西

门庆，听说而今他们的后代也纷纷起来为自己的祖宗“正名”了，这是见过报、有据可查的。遗憾的是，法海是和尚，和尚是不能结婚的，自然也无后代了。我还想，假如这金山寺内没这么个法海洞，人们也许还会说戏中的法海是编出来的吧。偏是历史上又确有法海其人，而且，离这里不远，就在金山西麓的玉带桥旁还有个白龙洞，洞中偏又有白娘子和小青的塑像，考证出来也“确有其人”，连许仙也是“确有其人”的。这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地闹不清了。我知道，即使许仙和白娘子确有其人，确又有种种传说，只是这传说中又加进了一个法海，传说一千遍也成真的了。尔后又根据传说编出了这么多戏曲、电影、小说、说唱。古往今来这么多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一齐说法海是破坏许仙和白素贞婚姻的“刽子手”，只是关于法海为什么这么起劲地拆散许仙和白素贞婚姻的动机上，说法有点儿不同，清代方成培的戏曲本《雷峰塔》中说，法海是奉了佛祖旨意这么干的。即便如此，具体执行者还是他。这老法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修炼在洞中”，就是活转来怕也是有口辩不清了。

世间的事也许就如此。走出法海洞的时候，我又回头望了一眼默默沉思着的法海，几十年来，我一直是如此憎恨他。讨厌他，此刻，却是有点儿同情他了。我想，当然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想，塑造法海像的艺人，将法海塑成沉思状，是不是意在表达法海这样的一种心绪呢：“让人们说去吧，我还是我。阿弥陀佛！”

(1991年4月)